

學緣、姻緣、地緣：容閔在美交遊網絡

賓睦新*

摘要 容閔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驅，自1847年赴美留學至1912年在美去世，期間往來於中美之間，在美求學、工作和定居超過40年，致力於將美國先進文化輸入中國以及向美國宣傳中國優秀文化，組織中國近代第一次官派留學——“留美幼童”，擔任首位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國和秘魯三國副公使，推動以文化教育為中心的中美兩國民間往來和官方交往，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閔與美國各界人士交往密切，逐漸形成了以耶魯校友、祁洛和柏立兩個姻親家族、杜渣牧師和馬克·吐溫等哈特福德同城摯友為主線的交遊網絡，是晚清中美關係的重要聯絡者，更是早期旅美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典範。

關鍵詞 容閔；鮑留雲；耶魯；馬克·吐溫；留美幼童

前言

自2017年以來，特朗普和拜登兩屆美國政府先後上台，中美兩國關係持續下滑，競爭和對立趨勢明顯。在全球一體化大背景下，各國各地區聯繫密切，“和則兩利，鬥則兩敗”，中美兩國不可能完全割裂或長期對立，即使短時間內有一些波瀾和挫折，但是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回顧歷史，中美兩國關係雖然時有波動，但是交流與合作仍是大勢所向，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容閔是農家之子，卻與美國結緣頗深，成為推動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驅。容閔（1828—1912），原名宏，曾用名光照，字達萌，號純甫，英文名 Yung Wing，是清代廣東省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1840年入讀耶魯學院（Yale College，1887年改為Yale University，即耶魯大學，下文簡稱耶魯）畢業生鮑留雲（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創辦及主持之馬禮遜教育協會學校（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

School，下文簡稱馬禮遜學校），1847年由鮑氏攜至美國，入讀麻省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 Mass.），1850年考入耶魯，1854年畢業後回華，1863至1865年由兩江總督曾國藩派至美國採購機器，1872至1882年任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幫辦駐紮康州首府哈特福德，1875年娶美國康州女子瑪麗·露易薩·祁洛（Mary Louisa Kellogg, 1851—1886）為妻，1875至1882年被委任為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國（España，即西班牙）、秘魯三國的欽差大臣（副公使），1876年獲耶魯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egree of LL. D.），1883至1895年定居美國，1902年再度赴美，直至1912年在美去世且安葬於當地。¹

容閔自1847年赴美留學至1912年在美去世，期間往來於中美之間，在美求學、工作和定居超過40年，致力於“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將美國先進文化輸入中國，以及向美國宣傳中國優秀文化，組織中國近代第一次官派留學——“留美幼童”，擔任首位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國和秘魯三國副公使，推動以文化教育為中心的中美兩國民間往來和官方交往，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 賓睦新，歷史學講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唐廷樞研究》副主編。



圖 1. 容閔（右）與杜渣牧師合影（圖片來源：Yale University Library）

文化交流

容氏在美期間，與美國各界人士交往密切，形成了以耶魯校友、祁洛 (Kellogg) 和柏立 (Bartlett) 兩個姻親家族、杜渣牧師 (Rev.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1838-1918) 和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 等哈特福德同城摯友為主線的交遊網路。耶魯校友是容閔在美人際關係的核心，他的恩師鮑留雲畢業於此，姻親祁洛家族和柏立家族也有多位耶魯人，同城好友杜渣是耶魯學弟，其留學事業和外交事業得到了耶魯校友的鼎力支持。

一、學緣：耶魯學院

容閔在學業和事業上都得到了耶魯之惠，耶魯校友是容閔在美交遊網路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容閔是耶魯第一個中國學生 (1850-1854 年)，他曾兩次作為母語非英語的留學生而贏得英語競賽一等獎，也是首位獲耶魯授予法學榮譽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1876 年)，是耶魯校史上的創紀錄者。容閔以身為耶魯人而自豪，盡力回饋母校，在幼童留美事業獲准後，將大多數學生送入耶魯深造，並捐贈中文書籍給耶魯圖書館，推動耶魯設立美國首個漢學講席，推動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

(一) 學業

耶魯畢業生在容閔的教育和成長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容閔入讀過的四所學校，三所與耶魯關係密切。馬禮遜學校乃耶魯 1832 年的畢業生所創辦及主持教學和校務，孟松學校時任校長為耶魯 1839 年的畢業生，經數位耶魯人的接力培育和提攜，容閔於 1850 年考入耶魯。耶魯及耶魯人在容閔學業中佔據着重要部分，對其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有着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

馬禮遜學校的前後兩任校長都畢業於耶魯，是容閔學習和成長的引路人。馬禮遜學校是耶魯人鮑留雲牧師創辦，亦是鮑氏攜帶容閔赴美留學。鮑留雲出生於美國康州東溫莎

(East Windsor, Conn.)，1819 年入讀孟松學校，1832 年畢業於耶魯，1838 年應馬禮遜教育協會之聘來華，1839 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校，1840 年招錄容閔入校，1847 年攜容閔等三人赴美留學，與其父母居住生活，並送他入母校孟松學校求學。² 鮑留雲對容閔的學業和生活，盡其所能加以照顧。馬禮遜學校的第二任校長咩士 (William Allen Macy, 1825-1859) 亦是耶魯人，1844 年畢業於耶魯，1846 年任教於馬禮遜學校，1847 年接辦校務，1849 年學校停辦後返美，1850 年入耶魯進修神學，1852 年畢業，1854 年與容閔一同赴華，1859 年在上海病逝。³ 容閔在自傳中對兩位師長的描述充滿敬意和推崇，⁴ 足見兩人之影響深刻，這也是容閔選擇考取耶魯的一個重要因素。

容閔留學美國的第一所學校孟松學校的校長亦是耶魯人。1847 年容閔入讀孟松學校，時任校長為哈蒙德牧師 (Rev. Charles Hammond, 1813-1878)。哈蒙德牧師 1835 年考入耶魯，1839 年畢業後任教於孟松學校，並三度出任校長 (1839-1841 年，1845-1852 年及 1863-1878 年)。⁵ 容閔求學期間，深受哈蒙德牧師的教誨，在其自傳中大量篇幅描述在孟松學校受教之事。⁶ 哈蒙德牧師亦因教育容閔而倍感自豪。⁷ 容閔考入耶魯後，在學費和生活費用上遇有困難，皆求助於鮑留雲牧師和哈蒙德牧師。⁸ 正是因為這段深厚的感情，1864 年容閔赴美採買機器，順道攜帶侄子容尚勤赴美留學，安排其寄宿在哈蒙德牧師家，就讀孟松學校，直至 1873 年考入耶魯。⁹ 容閔家族兩代留學人都得到了哈蒙德牧師的恩惠，容閔曾在致查爾斯·諾森德 (Charles Northend) 的信函中表達了對哈蒙德校長的崇高敬意。¹⁰ 孟松學校的求學經歷，加深了容閔對耶魯的仰慕，這是其考取耶魯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二) 事業

容閔在事業上獲益於耶魯頗多，其第一份

工作就與耶魯人有關。1854年，容閔畢業後，選擇回國發展，第一份工作是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伯駕博士（Peter Park, 1804-1888）的私人秘書。伯駕於1831年獲耶魯學士學位，1834年獲耶魯醫學院博士學位，隨後來華傳教，1844年兼美國駐華使館秘書和翻譯，1847年任駐華公使代辦，1855年任駐華公使，旋回美，又任美國派華代表，1857年返美。¹¹

容閔最重視的留學事業得到了耶魯師長的鼎力支持。1871年曾國藩和李鴻章上奏幼童留美計劃獲准後，委派陳蘭彬和容閔等人籌備留學事宜。1872年2月17日，容閔致函求學耶魯時講授哲學的諾亞·托馬斯·波特教授（Noah Thomas Porter, 1811-1892），告知幼童留美計劃已經於上年10月1日獲准，請求波特教授與校長沃爾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 1801-1889）等人商議

實施幼童留學計劃的最佳方案。¹²容閔還不知道，執掌耶魯長達25年（1846—1871年）的沃爾西教授已經卸任，剛由波特教授接任校長（1871—1886年）。1872年9月1日，容閔比第一批留美幼童提前一個月到達美國，安排幼童的寄宿和入學事宜，包括曾到耶魯拜訪哈德利教授，商討留學事宜。哈德利教授讓容閔聯繫康州教育部部長伯德希·格蘭特·諾斯羅普（Birdsey Grant Northrop）。¹³諾斯羅普部長1841年畢業於耶魯，是容閔之學長，其建議將學生分散安置在當地，每家二三人，以便幼童更好入學和適應當地生活。¹⁴容閔參照此計劃安排了四批留美幼童。諾斯羅普局長還繼續協助容閔在康州和麻省發佈公告招募寄宿家庭，當時就有122戶家庭報名參加。¹⁵容閔和諾斯羅普部長挑選的幼童寄宿家庭家境頗好，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也有不少耶魯畢業生，其情況如下：¹⁶

表一．留美幼童寄宿的耶魯畢業生家庭

序號	姓名	畢業時間	寄宿幼童
1	Stephen Hubbell	1826	王仁彬、吳煥榮
2	David Ely Bartlett	1828	蔡紹基、黃開甲、梁敦彥、吳仰曾
3	Guy Bigelow Day	1845	鍾俊成、羅國瑞、歐陽庚、張康仁
4	Thomas Stoughton Potwin	1851	宋文翹、溫秉忠
5	Robert Ogden Dwight	1858	吳其藻
6	Thomas Dungan Murphy	1862	陳鉅鏞、鄧士聰

容閔的留學事業還得到了其他耶魯校友的支持。哈特福德高中時任校長（1865—1874年）塞繆爾·米爾斯·卡普綸（Samuel Mills Capron）1853年畢業於耶魯，該校先後接收了26名留美幼童，而且出洋肄業局的辦公地點最初和卡普綸校長家就在同一棟房

屋。¹⁷容閔的同班同學威廉·哈奇森（William Hutchison）擔任諾奇自由學院（Norwich Free Academy）校長，其妻尤妮斯（Eunice M. Chapin）與容閔是麻省孟松學校同學，該校接收了兩名留美幼童。¹⁸

表二．容閔的耶魯師友

序號	姓名	畢業年份	備註
1	Thomas Hopkins Gallaudet	1805	哈特福德聾人學校創校校長
		1808	
2	Theodore Dwight Woolsey	1820	耶魯校長（1846—1871年）

文化交流

3	Harvey Prindle Peet	1822	紐約聾人學校校長
4	Horace Bushnell	1833	1829 年任教於耶魯，1831 至 1833 年入神學系學習，1854 年採訪容闈
5	Noah Thomas Porter	1831	容闈哲學教師，耶魯校長（1871—1886 年）
6	Peter Parker（伯駕）	1834	美國駐華公使（1855—1857 年），1855 年聘容闈為私人秘書
7	Thomas Anthony Thatcher	1835	容闈拉丁語老師
8	Charles Hammond	1839	任教於孟松學校，長期擔任校長
9	Birdsey Grant Northrop	1841	康州教育部部長
10	James Hadley	1842	教授容闈希臘語
11	William Macy（咩士）	1844	馬禮遜學校教師、校長（1847—1849 年）
12	Henry Blodget	1848	1850 年任教於耶魯，先後教授拉丁語（1852 年）、希臘語（1852—1853 年）
13	Samuel Wells Williams（衛三畏）	1881	耶魯榮譽博士、漢學講席

在眾多耶魯師長和校友的影響下，將近四分之一的留美幼童考入耶魯（見表三）。前三批留美幼童總共有 27 人考入耶魯，撤回時完成學業的僅曾溥、歐陽庚和詹天佑三人，譚耀勳

未撤回而完成學業，李恩富和陸永泉重返美國完成學業，梁敦彥和梁丕旭（即梁誠）在任駐美公使時先後獲贈耶魯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張康仁、李桂攀和鄭廷襄返美後改讀他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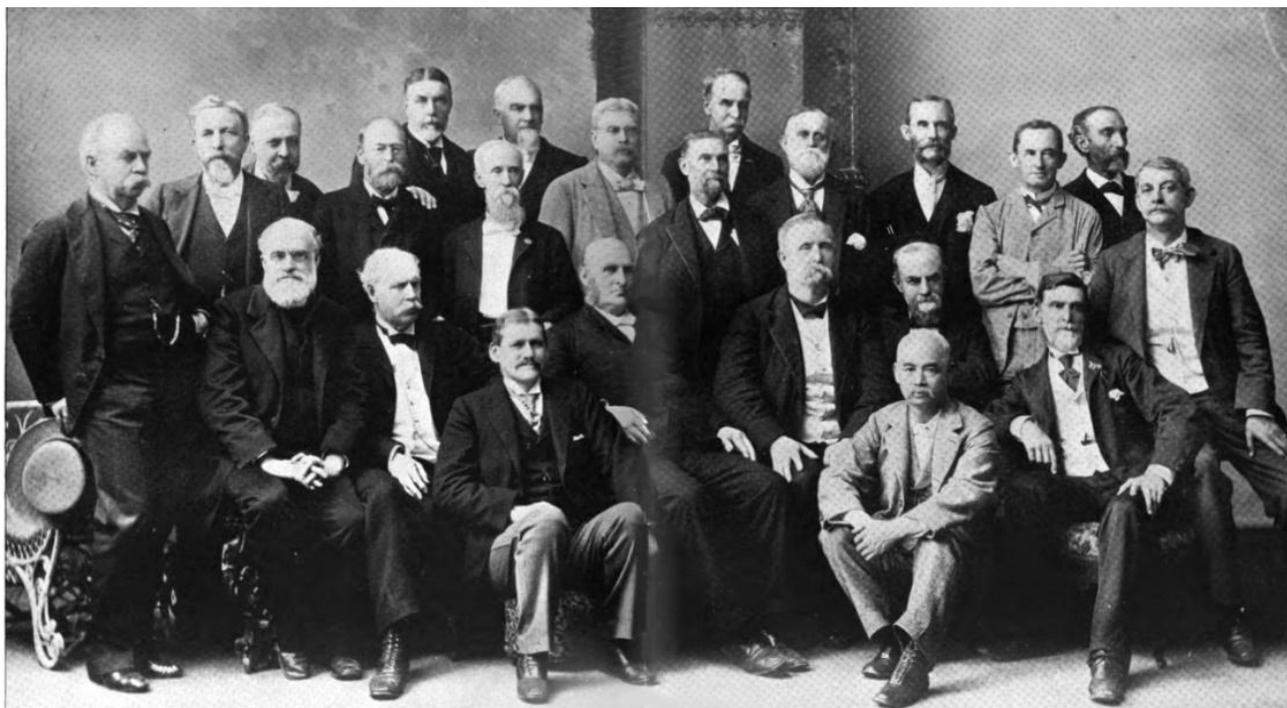


圖 2. 耶魯 1854 屆畢業生合影，容闈為前排白色外套坐者。（圖片來源：Academic Class of Fifty-four Yale University, Stamford Conn: Gillespie Bross., 1896, pp. 16-17.）

表三．留美幼童入讀耶魯情況表

序號	姓名	求學時間	備註
1	容尚勤	1874—1875	第二批，1876年提前撤回
2	曾溥	1874—1877	第二批，1875年被肄業局除名，留美完成學業
3	曾篤恭	1875—1877	第一批，1877年提前撤回
4	詹天佑	1878—1881	第一批，完成學業
5	歐陽庚	1878—1881	第一批，完成學業
6	梁敦彥	1878—1880	第一批，1911年獲耶魯授予榮譽文學博士
7	蔡紹基	1879—1880	第一批
8	陳鉅鏞	1879—1881	第一批
9	黃開甲	1879—1881	第一批
10	陸永泉	1879—1883	第一批，撤回後重返美國，1883年完成學業
11	譚耀勳	1879—1883	第一批，畢業未幾去世
12	張康仁	1879—1881	第一批，1883年返美，1886年於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13	鍾文耀	1879—1881	第一批
14	鍾俊成	1879—1881	第一批
15	陳佩瑚	1880—1881	第二批
16	劉家照	1880—1881	第一批
17	李恩富	1880—1887	第二批，1884年重返美國，1887年畢業於耶魯
18	祁祖彝	1880—1881	第三批
19	容揆	1880—1884	第二批
20	唐國安	1880—1881	第二批
21	盧祖華	1881—1882	第三批
22	李桂攀	1881—1882	第二批，1882年重返美國，1883年入讀理海大學
23	錢文魁	1881—1882	第一批
24	容耀垣	1881—1882	第三批
25	徐振鵬	1881—1882	第三批
26	朱寶奎	1881—1882	第三批
27	鄭廷襄	1881—1882	第三批，1884年返美，1887年於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
28	梁丕旭	1906	第四批，1906年耶魯榮譽文學博士

二、姻緣：祁洛家族和杜渣家族

容閔在美期間，與當地的柏立家族和祁洛家族建立了密切聯繫，甚至娶了祁洛氏為妻。

兩個家族有一些家庭接收留美幼童寄宿，甚至還有人擔任駐美使館的“洋員”，對容閔的留學和外交事業比較支持。

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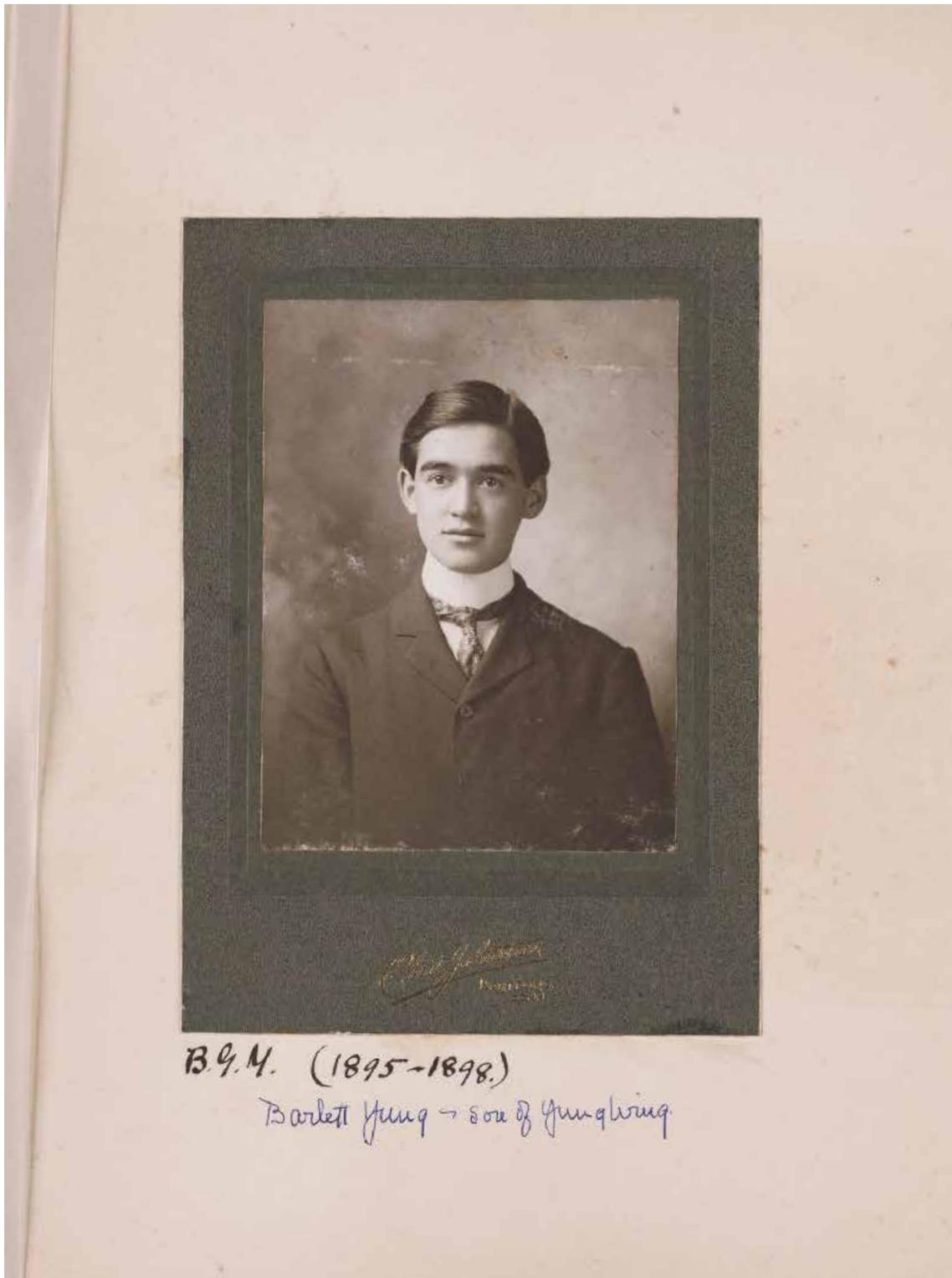


圖 3. 容閔次子容觀槐 (圖片來源：Yale University Library)

（一）祁洛家族

容閔妻子祁洛氏是貝拉·坎迪·祁洛 (Bela Candee Kellogg, 1811-1892) 和瑪麗·戈爾登·柏立 (Mary Golden Bartlett, 1818-1904) 夫婦之女。祁氏父母皆出生於牧師家庭，祁父是康州東雅芳教堂首席牧師貝拉·祁洛 (Rev. Bela Kellogg, 1870-1831) 之子，祁母是康州雅芳首席牧師約翰·柏立 (Rev. John Bartlett, 1854-1831) 之女，¹⁹ 兩人於 1839 年 10 月 15 日結婚，生育了八個子女，容閔妻子祁洛氏排行第六。祁父曾做過數年鄉村商人、十多年郵政局長，以及小鎮書記員和法官等職務，在雅芳頗有名望。²⁰ 容閔安排了兩位留美幼童在瑪麗·路易莎·祁洛家，直至 1875 年兩人結婚，才將寄宿幼童送往別處。容閔的這一安排，對其婚姻也許有一些促進作用。

祁洛家的長子祁洛醫生 (Edward Wilberforce Kellogg, 1840-1921) 與容閔關係亦頗為密切。1874 年 7 月，容閔奉李鴻章之命，赴秘魯考察華工受虐情況。他返回美國康州哈特福德籌備秘魯事宜時，邀請了祁洛家長子祁洛醫生和哈特福德避難山教堂的杜渣牧師隨同前往。1874 年 11 月，第三批幼童抵美，容閔將兩位香山籍幼童徐振鵬和鄭廷襄安置在祁洛醫生家，1880 年將第一批幼童錢文魁安置過來。祁洛家的第五子威廉·亨利·祁洛 (William Henry Kellogg, 1853-1935) 家先後寄宿了三位留美幼童。1874 年容閔將兩位江蘇籍幼童康慶齡和沈嘉樹安排在祁洛家第五子處，²¹ 這兩位幼童 1877 年從斯特拉特福德遷往哈特福德，1880 年又安排第二批幼童張祥和寄宿其家，並且聘其為駐美肄業局“洋員”，協助辦理留學事宜。

容閔與祁洛氏的聯姻，很可能是祁洛家族的兄弟促成，也可能是因為兩位留美幼童的寄宿，容閔經常出入祁洛家，兩人因相知而相愛。1875 年 2 月 24 日，容閔與祁洛氏在康州哈特福德庇護山教堂舉行婚禮。容閔夫婦育有兩個

兒子，長子容觀彤 (Morrison Brown Yung, 1876-1933) 出生在康州雅芳，次子容觀槐 (Bartlett Golden Yung, 1879-1942) 出生在華盛頓。²² 婚後，祁洛氏作為中國首個駐美使團中唯一的外交官夫人，經常協助容閔在華盛頓開展外交活動，參加各種外交官交際活動。祁洛氏因身體不佳，於 1886 年 5 月 29 日在哈特福德家中病逝，撫養幼子之事遺留給容閔。容閔年過半百獨力難支，且自 1894 至 1902 年回華，乃由祁洛家族幫忙照顧兩個孩子。

此外，祁洛家族在麻省北阿默斯特 (North Amherst, Mass.) 的遠親查理·亨利·祁洛和瑪麗·惠勒·亞當斯夫婦 (Charles Henry Kellogg & Mary Wheeler Adams)，也成為留美幼童的寄宿家庭，安置了第三批幼童曹嘉爵和盧祖華。²³

（二）柏立家族

容閔妻子的母親瑪麗·戈爾登·柏立來自柏立家族，其父約翰·柏立牧師是約翰·柏立助祭 (Deacon John Bartlett, 1754-1831) 七個子女中最小的孩子。柏立牧師有八個子女，容閔妻子的母親是排行第二的次女。排行第三的兒子約翰·牛頓·柏立 (John Newton Bartlett, 1823-1895)，其子約翰·波默羅伊·柏立 (John Pomeroy Bartlett, 1858-1948) 於 1874 至 1881 年在耶魯求學，與詹天佑、歐陽庚等留美幼童是校友，1880 年蔡廷幹、唐元湛、容耀垣等寄宿其家。排行第六的兒子大衛·W·柏立 (David W. Bartlett, 1828-1912) 在光緒年間，連續被陳蘭彬、鄭藻如、張蔭桓和崔國因等四任駐美公使聘為駐華盛頓使館“洋員”。大衛·W·柏立早年是旅行家和作家，出版了幾本旅行著作，做了二十多年紐約《獨立報》、春田《共和報》和紐約《晚報》駐華盛頓記者，又在美國眾議院選舉委員會工作了 10 年。²⁴

約翰·柏立助祭的長子舒巴爾·柏立牧師 (Rev. Shubael Bartlett, 1778-1854)，

文化交流

1800年畢業於耶魯，有十個兒女，其排行第七的女兒伊莉莎白·古德溫·柏立(Elizabeth Goodwin Bartlett, 1813-1890)嫁給了鮑留雲牧師，是容閔的師母。因而，容閔妻子的母親與鮑留雲妻子是堂姐妹關係。1838年，鮑留雲與柏立氏新婚僅四天便赴華接辦馬禮遜學校事宜。1847年，鮑氏夫婦攜帶容閔、黃勝、黃寬三位幼童赴美留學，在紐約登陸之後，順道訪問了紐約聾人學校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以及在此校長期任教的二哥大衛·伊利·柏立教授(David Ely Bartlett, 1805-1879)。柏立教授是柏立牧師的次子，1828年畢業於耶魯，1832至1852年在紐約聾人學校教學，與鮑留雲有數年同事之緣，故鮑留雲夫婦很可能由此人促成。1864年容閔赴美採購機器，順道偕侄子容尚勤赴美留學，先後將其安置在哈蒙德牧師家和柏立教授家。²⁵

容閔的留美幼童計劃實施後，柏立教授先後安置了四名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柏立教授家先後接受了梁敦彥、蔡紹基、黃開甲、吳仰曾等四名留美幼童。留美幼童撤回前的送別儀式，亦是在柏立教授家舉行。1881年8月21日，曾在柏立教授家寄宿過的蔡紹基、黃開甲、梁敦彥和吳仰曾，加上47名第二批撤回的

留美幼童，以及非官費留學生黃氏三兄弟、容閔侄子容爵(1867-1887, 1874年由容閔攜至美國)、徐潤堂弟徐嘉猷等人聚集在柏立教授家中，舉行了一次送別儀式。²⁶留美幼童撤回中國後，依然與柏立家族保持書信往來，信件如今收藏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圖書館。²⁷

容閔對於柏立家族，特別是鮑留雲先生的感激之情，從兩個兒子的名字可以看出端倪。長子容觀彤的英文名Morrison Brown Yung，第一個名Morrison是馬禮遜博士的姓氏，是紀念馬禮遜學校的經歷；中間名Brown是鮑留雲的姓氏，鮑氏是馬禮遜學校的創校校長，攜帶容閔赴美，容閔還是通過鮑留雲才結識了柏立家族，再與祁洛家族聯姻。次子容觀槐的英文名Bartlett Golden Yung，第一個名Bartlett是柏立家族的姓氏，Golden是容觀槐外祖母瑪麗·戈爾登·祁洛(柏立)，即Mary Golden Kellogg(Bartlett)的中間名，正是因為她嫁給了貝拉·坎迪·祁洛(Bela Candee Kellogg)，把柏立家族和祁洛家族聯繫在一起。

柏立和祁洛兩大家族中也有一些耶魯畢業生，其情況如下：²⁸

表四．柏立和祁洛家族中的耶魯畢業生

序號	姓名	求學時間	備註
1	Shubeal Bartlett	1796-1800	柏立牧師，鮑留雲岳父
2	David Ely Bartlett	1824-1828	柏立牧師次子，接待留美幼童
3	Shubael Fitch Bartlett	1826-1830	柏立牧師四子
4	Samuel Robbins Brown (鮑留雲)	1828-1832	柏立牧師女婿，攜容閔赴美留學
5	Yung Wing	1850-1854	容閔
6	Charles Griswold Bartlett	1868-1872	Shubael Fitch Bartlett之子
7	Charles L. Bartlett	1872-1876	David Ely Bartlett之子
8	Francis Kellogg	1879-1883	容閔妻子之幼弟
9	Charles Griswold Bartlett, Jr. ²⁹	1895-1899	Charles Griswold Bartlett之子
10	Morrison Brown Yung	1894-1898	容閔長子容觀彤
11	Bartlett Golden Yung	1898-1902	容閔次子容觀槐

三、地緣：哈特福德

容闈在美四十多年，大部分時間是定居在康州哈特福德，其交往最多的兩位朋友杜渣和馬克·吐溫亦同在此城，相互距離僅幾個街區，並且馬克·吐溫和容闈常去杜渣主持的避難山教堂參加禮拜等活動。兩位同城好友對於容闈的留學事業是非常支持的，特別是在清政府決定撤回留美幼童時，組織了幼童就讀學校的校長和教授等友人聯名致函李鴻章，甚至說服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Ulysses S Grant）致函李鴻章以阻止撤回幼童。杜渣不僅是容闈婚禮的主婚人，也是容闈夫妻葬禮的主持者，是容闈生命中最重要朋友之一。

（一）杜渣牧師

容闈的美國交遊網路中，杜渣是最為重要的人物。兩人是耶魯校友兼哈特福德同城摯友，且容闈能獲耶魯榮譽法學博士，得到了杜渣的極力舉薦。容闈遠赴南美秘魯秘密調查華工受虐事宜，杜渣亦隨同前往。

杜渣是容闈的耶魯學弟。杜渣於1855年考入耶魯學院，1859年入讀紐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1861年任第71紐約州志願者軍團隨軍牧師，1864年離開軍隊，1865年派駐康州省府哈特福德市避難山公理會教堂（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 Hartford），1912年退休。³⁰杜渣在哈特福德生活和宣教逾半個世紀，在當地知名度和聲譽較高。

容闈與杜渣相識可能是鮑留雲居中介紹。杜渣與鮑留雲同為耶魯校友，結識較早。1859年鮑留雲計劃前往日本傳教，曾邀請杜渣同行，但杜氏以學業為重而婉拒。³¹1867年鮑留雲從日本回美，曾拜訪杜渣。³²1869年鮑留雲再次赴日本，直至1879年返美。1880年鮑留雲去世後，杜渣與衛三畏出席了葬禮。³³

1871年開始，容闈先後組織了四批幼童赴

美留學，常駐康州首府哈特福德，亦成為杜渣所在避難山教堂的成員。³⁴1874年8月15日，容闈奉命前往秘魯考察華工受虐情況，邀請了美國友人杜渣和祁洛醫生隨同前往，亦可見容闈與祁洛家族和杜渣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密切關係。³⁵從秘魯回美的第二年，即1875年2月24日，容闈與美國妻子祁氏在避難山教堂舉行婚禮，即由杜渣主婚。³⁶1876年6月，正值耶魯創校百年，杜渣作為耶魯董事會成員成功地提名授予容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容闈由此成為耶魯校史上第一個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杜渣在日記中寫道：“考慮到本國各黨目前對中國移民問題的不良態度，這再及時不過了。”³⁷杜渣藉此加深美國學界對中國的了解，緩解美國排華運動對華人和中國文化的各種歪曲和潑污。1895年，容闈應張之洞之召返華，便將尚在高中的次子容觀槐託付給杜渣照料。³⁸1902年容闈返回美國定居後，與杜渣家族往來頗多，容闈在1902年的日記中亦有不少涉及杜渣家族的記錄。³⁹

杜渣十分支持容闈的留學事業，哈特福德大多數接受留美幼童的家庭都是杜渣好友或者是其所在的教會成員。⁴⁰他還經常發表演說或撰寫文章，宣傳容闈組織留美幼童的事跡。⁴¹杜渣的日記中也留下不少留美幼童的記錄。⁴²杜渣同父異母的妹妹瑪麗·迪萊特·杜渣（Mary Delight Twichell, 1851-1926）定居在康州普蘭茨維爾（Plantsville, Conn.）接待了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國安，直至1875年結婚遷居夫家。⁴³

（二）馬克·吐溫

杜渣與馬克·吐溫是終生摯友。1868年，馬克·吐溫前往哈特福德拜訪出版商，和杜渣相識並成為朋友。1870年馬克·吐溫結婚，由杜渣主持婚禮。1871年馬克·吐溫遷居哈特福德，離避難山教堂僅幾個街區，成為杜渣的常客。兩人進而成為摯友，一起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和旅行，如1877年訪問百慕大、1878年前往德國和瑞士旅行。馬克·吐溫的子女都是由

文化交流



圖 4. 杜渣牧師（左）與馬克·吐溫合影（圖片來源：Yale University Library）

杜渣命名，家族的婚禮和葬禮也大多由杜渣主持。1896年5月，杜渣還撰寫和發表了一篇關於馬克·吐溫的傳記。⁴⁴

容閔與馬克·吐溫結識，可能是杜渣居中介紹，因為三人年齡相仿，同居一個城市，有着共同的朋友（杜渣）以及同一個宗教信仰場所（避難山教堂）。此外，祁洛家族也可能促成了容閔與馬克·吐溫的相識，容閔妻子祁洛氏做過馬克·吐溫子女的家庭教師，祁洛氏的二哥祁洛醫生做過馬克·吐溫的家庭醫生，為其妻治病。⁴⁵ 1877年10月26日，馬克·吐溫為容閔夫婦組織了一次鄰居接待活動，並與友人唱了一些黑人宗教歌曲。⁴⁶

馬克·吐溫還曾和杜渣等友人協助容閔阻止留美幼童被裁撤。1880年12月中旬，時任出洋肄業局總辦吳嘉善決定撤回所有的留美幼童。容閔請杜渣動員美國友人，讓美方施壓，以便讓幼童留在美國完成學業。⁴⁷ 杜渣通過馬克·吐溫，找到曾赴華旅行、與李鴻章有過交往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⁴⁸ 因為馬克·吐溫曾為格蘭特將軍撰寫回憶錄，關係頗為熟悉。12月21日，杜渣和馬克·吐溫在紐約市拜訪格蘭特總統。12月22日，容閔致函馬克·吐溫表示感謝。⁴⁹ 12月23日，杜渣通過美國駐華公使安吉爾將格蘭特的信函轉給李鴻章。⁵⁰ 1881年3月10日，容閔致函杜渣，告知格蘭特致李鴻章的信函發揮了作用，出洋肄業局度



圖 5. 容閔妻子祁洛氏和長子容觀彤 (Morrison Brown Yung, 1876-1933) 合影 (圖片來源：容閔嫡孫、容觀彤長子容永成先生提供)

過了最嚴重的危機，並向他們的朋友馬克·吐溫的努力轉達謝意。⁵¹

然而，馬克·吐溫等美國友人和前總統仍然無法阻止留美幼童被撤。1881年4月9日，容閔致函馬克·吐溫，告知留美幼童事業無法挽回。⁵² 6月8日，總理衙門奏請撤回留美幼童獲准。7月7日和9日，容閔拜訪杜渣，告知留美幼童撤回的消息。⁵³ 到12月，儘管幼童已經回華，容閔和杜渣依然組織了一些幼童寄宿的家庭、就讀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等美國友人繼續致函總理衙門，試圖再遣學生來美完成學業。⁵⁴ 這封信經美國國務院轉交給總理衙門，卻石沉大海，未能發揮作用。



圖 6. Dr. Yung Wing and Carolyn Cushman, Main Street, Monson June 21, 1910. (圖片來源：The Historian, Monson Historical Society, Inc., vol. 1, no. 6, Fall, 2015, p. 4.)

雖然留美幼童事業中輟，但是容閔與杜渣、馬克·吐溫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去世。1910年4月21日，馬克·吐溫在紐約去世後，杜渣牧師前往主持葬禮，但因其妻子於24日去世，杜渣不得不回到哈特福德主辦喪事，未能參加25日馬克·吐溫的葬禮。⁵⁵ 1912年容閔去世，葬禮亦是由杜渣牧師主持。⁵⁶

文化交流

結語

容闈自幼入讀美國傳教士在港澳所辦西式學校，又留美八年，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高等學校的中國人；他長期旅居美國，組織中國近代首次官派留學，擔任首任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國和秘魯三國副使，在中美兩國的知名度都非常高，可謂是名貫中美。

容闈旅美期間，通過學緣、姻緣和地緣關係，與當地教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各界人士交往頻繁，形成關係密切的交遊網絡，成為了晚清中美關係的重要聯絡者，更是早期旅美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典範。

就當前中美關係而言，正是亟需容闈這樣在中美兩國都具有影響的重要人士作為壓艙石，在關鍵時候發揮作用，才能歷經波瀾而依然能穩固前行。

註釋：

1. 容闈事跡見其英文自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09) 及 1915 年徐鳳石、惲鐵樵譯本《西學東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以及石霓譯註《容闈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 和劉中國、黃曉東著《容闈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 年) 等相關著述。
2. 鮑留雲事跡見其回憶錄 *Biographical Memoranda Respecting All who Ever Were Members of the Class of 1832 in Yale College* (New Haven, 1880, pp. 25–42) 及 William Elliot Griffis 所著傳記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FH Revell, 1902)。
3. Franklin Bowditch Dexter, *Biographical Notices of Graduates of Yale College: Including Those Graduated in Classes Later Than 1815, Who Are Not Commemorated in the Annual Obituary Records*, New Haven, 1913, pp. 347–348.
4. 容闈：《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9 頁。
5. Charles Hammond and Harvey M. Lawson, "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Charles Hammond, LL. D.", *The History of Union, Conn*, New Haven: Press of Price, Lee & Adkins Co., 1893, pp. 6–7.

6. 容闈：《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5–17 頁。
7. Charles Hammond and Harvey M. Lawson, "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Charles Hammond, LL. D.", *The History of Union, Conn*, New Haven: Press of Price, Lee & Adkins Co., 1893, pp. 6–7.
8. 容闈：《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8–19 頁。
9.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
10. Elbridge Smith, "Charles Hammond and Academy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30(1880), pp. 46–47.
11. 伯駕事跡詳見[美]愛德華·V·吉利克 (Edward V. Gulick) 著，董少新譯：《伯駕與中國的開放》，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2. 吳義雄、惲文捷編譯：《美國所藏容闈文獻初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4–6 頁。
13. Ansel Northrup, *The Northrup-Northrop Genealogy*, New York: The Grafton Press, 1908, p. 264.
14. 容闈：《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94 頁。
15.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0.
16.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9.
17. R. J. Luke Williams, in *HPhS History: The 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 See <https://www.hartfordschools.org/in-hphs-history-the-chinese-education-mission/>.
18. Yale University, *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885, pp. 257–258.
19. James Hammond Trumbull, *The Memorial History of Hartford County, Connecticut, 1633–1884*, vol. 2, Boston: E.L. Osgood, 1886, p. 11.
20. Timothy Hopkins, *The Kelloggs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vol. 1,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unset Press and Photo Engraving Co., 1903, pp. 675–676.

21. 另說是“Rev. Edward B. and Ann (Lummus) Emerson”，參見：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4.
22. Timothy Hopkins, *The Kelloggs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vol. 1,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unset Press and Photo Engraving Co., 1903, p. 1358.
23.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2-53.
24. James Hammond Trumbull, *The Memorial History of Hartford County, Connecticut, 1633-1884*, vol. 2, Boston: E.L. Osgood, 1886, p. 11.
25.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
26.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6.
27.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拉法格檔案。參見 [美] 托馬斯·勒法吉 (Thomas La Fargue) 著，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2年，第8-16、67-72頁。
28. 祁洛家族耶魯畢業情況來自：*The Kelloggs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vol. 1-3,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unset Press and Photo Engraving Co, 1903)；柏立家族耶魯畢業情況來自 *The Bartletts, Ancestral, Genealogical, Biographical, Historical* (New Haven, 1892)。另外參考 *The Memorial History of Hartford County, Connecticut, 1633-1884, 1886* (Boston: E.L. Osgood, 1886)。
29. Yale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The Tuttle Morehouse & Talyor Press, 1895, p. 333.
30. Steve Courtney, *A Brief Biography of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See <http://www.josephhopkinstwichell.com/bio.php>.
31.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F.H. Revell, 1902, pp. 213-214.
32.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F.H. Revell, 1902, p. 213.
33.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F.H. Revell, 1902, pp. 317-318.
34. Harold K. Bush, *Mark Twain and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His Age*,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pp. 135-136.
35. *Twichell's Dairies*, 187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36. [美] 托馬斯·勒法吉 (Thomas La Fargue) 著，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史——現代化的初探》，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2年，第39-40頁。
37. *Twichell's Dairies*, 187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38. 容閔：《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116頁。
39. 吳義雄、惲文捷編譯：《美國所藏容閔文獻初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86、102、103、107、117頁。
40.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3.
41. 杜渣關於容閔與留美幼童的演說和文章情況如下：Rev. J. H Twichell, "Yung Wing", *The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Magazine and Evangelical Repository*, London: John Hudston, 1879, pp. 532-537; J. H. Twichell, "Address on Chinese Work",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vol. 40, no. 1 (January 1886), pp. 372-376.
42. Mark Twa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vol. 92, no. 552 (May 1896), pp. 817-827.
43. Twichell, *Personal Journal*, vol. 2, entries of 8 & 13 (May 1877), 轉引自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
44. Ou Hsin-yun, "Mark Twain, Anson Burlingame,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and the Chinese",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2(2012), p. 57.
45. K. Patrick Ober, *Mark Twain and Medicine: Any Mummy Will Cur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p. 184.
46. Harold K. Bush, *Mark Twain and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His Age*,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p. 144.
47. "Yung Wing to Joseph Twichell", Washington, December 11, 1880, in *Twichell Personal Journal*, vol. 4, entry at end of 1880. 轉引自 Harold K. Bush, *Mark Twain and the Spiritual*

文化交流

- Crisis of His Age*,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pp. 136–137.
48. Harriet Elinor Smith et al. eds., *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The Complete and Authoritative Edition*, vol.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p. 72–73.
49. “馬克·吐溫文檔” (Mark Twain Papers) , MS facsimile: NPV, UCLC 50670 ,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
50. 馬克·吐溫對這次會面的記述見其《自傳》，參見 Harriet Elinor Smith et al. eds., *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The Complete and Authoritative Edition*, vol.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p. 72–73.
51. Harold K. Bush, *Mark Twain and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His Age*,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p. 137.
52. “馬克·吐溫文檔” (Mark Twain Papers) ,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
53. [美]托馬斯·勒法吉 (Thomas La Fargue) 著, 高宗魯譯註: 《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 台北: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1982年, 第46–47頁。
54. "Yung Wing to Joseph Twichell", Washington, 26 December 1881, in *Twichell Personal Journal*, vol. 4, at beginning of 1882; "J. W. Lane to the editor, North Hadley, Mass.", 7 January 1895, in *Chinese Student at Exeter*, Exeter (N.H.) News-Letter, 11 January 1895. 轉引自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0–181.
55. "Mark Twain at Rest, Buried beside Wif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10, p. 9.
56. "Death of Yung Wing", *The Oriental Economic Review*, vol. 2 (1912), p. 491.

